



香雨纷飞

于忠民 著

爱恨交织描绘风雨人生，
社会变迁尽现非常命运。
《红碱滩》后又一力作。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香雨纷飞

爱恨交织描绘风雨人生，
社会变迁尽显非常命运。
《红碱滩》后又一力作。

于忠民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雨分飞/于忠民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6
(记忆之歌)

ISBN 978-7-307-13464-5

I. 香…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9154 号



责任编辑:郭 倩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375 字数:279千字

版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464-5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总 序

叶 辛

40 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 1700 万，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 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 1955 年到 1966 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 100 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 1968 年 12 月 21 日夜，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 10 年时间里，有 1600 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 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喂，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0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5
第八章	62
第九章	76
第十章	82
第十一章	90
第十二章	101
第十三章	113
第十四章	122

第十五章	138
第十六章	145
第十七章	158
第十八章	165
第十九章	174
第二十章	181
第二十一章	189
第二十二章	198
第二十三章	212

下 部

第二十四章	227
第二十五章	236
第二十六章	248
第二十七章	256
第二十八章	264

第二十九章	270
第三十章	278
第三十一章	286
第三十二章	293
第三十三章	303
第三十四章	309
第三十五章	317
第三十六章	323
第三十七章	328
第三十八章	332
第三十九章	339
第四十章	346
第四十一章	354
第四十二章	363

第四十三章	366
第四十四章	368
第四十五章	371
第四十六章	376

上 部

第一章

华尘雨十二岁时就对一个女孩产生了好感，他不知这是不是初恋。

一抹残阳映红了大片的火烧云，正疲惫地从这个东北大都市的地平线上悄悄隐退。

喧嚣了一天的城市慢慢地安静下来。

突然，从城区的一个胡同内，传来女孩尖利的呼救声，打破了这个黄昏的宁静。

路过此地的一个男孩好奇地朝着惊叫声飞奔而去。

只见两个十几岁的野小子正纠缠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这不是新到咱班的叶兰香吗？”男孩一怔，不假思索地对那俩小子大叫道：“住手！”

其中一个小子转身一看，竟是一个比自己矮半头，说话还带着稚气的男孩子，遂不屑地叫道：“哪冒出的小屁孩，撅个下巴，赶紧滚！”

女孩满脸惊恐，双手抱胸，身子瑟瑟发抖，一见到

男孩便投来救援的目光，声音颤抖地叫道：“华尘雨。”

被女孩叫作华尘雨的男孩，尽管只有十二岁，却已在少年体校的武术班学了三年多，身手已是相当敏捷。华尘雨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未等那俩小子反应过来，已三拳两脚将他俩撂倒在地，那俩小子倒在地上哎哟哎哟如杀猪般惨叫着。

华尘雨将叶兰香送回了家。叶兰香的母亲刚一开门，窗台上一盆散发着幽香的兰花便映入他的眼帘。

不久，叶兰香因搬家离开了学校。从那以后，她便像谜一样从华尘雨的世界里消失了。可她那小巧的鼻子，秀丽清纯的大眼睛却深嵌在了华尘雨的心里。

华尘雨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六八年的秋天，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两人意外相遇，由此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此时的华尘雨已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个头已窜到了一米八，宽肩窄腰，浓眉大眼，鼻梁挺直，下巴突出使得他的长脸显得更长了，同学们便戏称他为“华下巴”。那张长脸平时看上去一脸的端庄，只是一笑时，嘴角调皮地向左翘，俏皮中带着玩世不恭。

列车到达了盘山火车站。身穿绿色仿军服的小青年鱼贯而出，纷纷奔向载着行李的大货车，华尘雨被人流裹挟着向前涌动。突然，一位身材匀称、梳着两个小辫、小巧的鼻子上镶嵌着一双清纯大眼睛的女青年从华尘雨身边一闪而过，奔向不远处的一辆接站的嘎斯大货车。

“难道是她？”华尘雨扬起下巴，直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竟呆立在那儿。

“哎，看傻了，被哪个姑娘给勾住了，快走哇！”身旁的一个叫

王英华的女青年，不容分说地拽着华尘雨登上另一辆大货车。

王英华是华尘雨的中学同桌，扎着两个齐耳小辫，大眼睛、尖下颌，生性泼辣，敢作敢为，同学们都叫她“小辣椒”。华尘雨不仅聪明好学，而且体格健壮，长相也有特点，受到了一些女同学的青睐，可华尘雨却一直对班里的女同学不感兴趣。旁人以为华尘雨自恃清高，其实在他的心里，这些女生都不是他心仪的对象，唯一令他心动的却是上小学时认识的叶兰香。那时的叶兰香梳着两个小辫，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清澈如水，而她嘴角下那个小巧的黑痣更显特别。后来华尘雨才知道她由于学习出众，跳级一年来到了他们班，成为了他的同桌，而且在一个学习小组。那次华尘雨救了叶兰香之后，她对华尘雨有了明显的好感，那双纯净而明亮的目光常常跟随他的身影。于是，叶兰香的形象在华尘雨年少懵懂的心里激起了一层好奇的涟漪。半年后，她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学校，从此便杳无音信。升入中学后，“小辣椒”成了华尘雨的同桌，她渐渐对华尘雨产生了好感。在那个还比较保守的年代，“小辣椒”却大胆地对华尘雨表示亲近。华尘雨虽想回避，可架不住她火辣辣的攻势，特别是后来的“文革”风暴将华尘雨的父亲扫入牛棚时，多数同学像躲瘟神般离他而去，只有“小辣椒”敢不顾家人阻挠仍与华尘雨来往。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他们终于在黄昏时到达了目的地。“大胡子”营长将这几十号人迎进了一个简陋的大房子。

通过介绍，大家知道了那位“大胡子”叫郑立民，是新成立的青年营的营长，同时上级还给青年营配备了一名叫洪铁军的军代表担任指导员，今天刚好到农场开会去了。“大胡子”郑立民环顾着大家说：“我们这里是大洼县红星农场的钱家堡，参照生产建设兵团的编